

和諧是中國調解制度的核心思想

鄭琴淵

訴訟，涉及的費用、時間、傷感的爭議和不可預知的結果，給人們帶來“懼訟”、“厭訟”和“息訟”的觀念。近代西方國家興起“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調解(Mediation)是較常見的制度，在中立的第三者協助下，爭議雙方自願協商解決問題，達到息事寧人，和氣收場的目的。香港於1984年，選擇建築爭議調解作為首個香港調解試驗計劃，目前提供的調解服務主要有：建築爭議調解、家事調解、建築物管理調解、親子調解、校本朋輩調解、受害者與犯罪者和解會議及強拍調解試驗計劃。

中國調解制度源遠流長，根據文獻記載，最早可從《韓非子難一》典籍中尋得，記載舜如何以仁義、誠信和自我表率作用化解糾紛的史蹟，根據《禮記》、《周禮》及考古文物的記載和發現，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年代，中國已有調解制度，而當時的調解員稱謂“調人”。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和諧是調解制度的核心思想。

中國自古以來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種長久的小農經濟產生了中國獨特的“和諧”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直佔據主要地位，這種經濟迫使人們過分依賴土地，這就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有一種尋求安穩的心理。另外，宗族組織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層單元，在這個單元裡重視宗族成員的和睦相處，推崇禮教，強調家長、族長絕對地位，以尋求一個權力核心應對社會與自然災害的壓力。這些經濟與社會條件與“衝突”是相對的，而需要人們追求“和諧”。因此“和諧”思想應運而生。儒家追求個群關係、人我關係之間的和諧。例如，孔子強調人事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並將“和而不同”作為理想人格的標準。孟子則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為人和是君主統治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和為貴，乃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僅是儒家核心思想，如道、佛、墨諸家都主張人與人之間，人與大自然之間都應該和諧共處。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徵即為“和”即道家追求主客關係、物我關係、人與自然的和諧。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莊子則提出：“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佛家反對殺生，主張與世無爭；墨家主張“兼相愛”，指倡和平。這些諸子學家的“和諧”理念，古代中國人強調均衡與中庸的指導思想，竭力避免對立的矛盾和衝突，促進了古代調解制度的發展。著名法學家曾憲義為調解特刊撰文時指出：“在中國，調解制度之所以能自古至今行制不衰，決不可能只是靠制度條文的完善，也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種簡單、經濟而有多元的糾紛解決方法。其不衰的主要原因在於調解制度的核心理念——“和諧”，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具有普遍的意義及在現代社會中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曾憲義(2009)。〈關於中國傳統調解制度的若干問題研究〉，《亞太法律評論》，第17期，調解特刊，LexisNexis，第21頁。

從「中醫講座」看「中華文化」

會員部於6月20日主辦「中醫講座」，邀得蘇浙滬醫療中心的高永餘中醫師主講「中醫雜談」，主要是探討中醫學的一些基本概念。

高醫師自言跟本會有點淵源，他1964年學生時代參加過本會一次舞蹈匯演，一轉眼已是四十七年了。

高醫師談到中醫學建基於幾個概念：其一、天人合一，順應自然規律；其二、整體觀念，通過經脈的關連，並非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三、陰陽調和，對立而統一；其四、五臟跟五行息息相關，肺屬金、肝屬木、腎屬水、心屬火、脾屬土等。

相信大家看到這裡，都明白到中醫學跟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結合在一起了。有人抱怨港英忽視中醫學，筆者覺得，除了輕視外，更重要的是「不懂」，港英主管醫學者皆洋人或西化者，缺乏中華文化基本概念，怎易評價中醫學？這跟我們自幼耳濡目染而產生了概念，有所不同。

筆者記得四十餘年前，中國向外推銷「針灸」，西方醫學界視為「巫術邪術」。如今皆接受了，但在外國操針者仍以華人為主，此無他，洋人缺乏了「穴位，脈絡」等等概念，不易學懂。

香港雖然讓英國管治百多年，但社會傳統習慣仍保留了不少中華文化，例如食餐用筷子，跌傷看「跌打」，燥熱「飲涼茶」……等等。

比較可惜的是，在長期殖民地教育下，年輕人偏離中華文化較遠。所以一些有心人(包括本會)開設「兒童讀經班」，並非希望兒童懂得什麼「論語」，而是讓其耳濡目染，將來易於建立概念，易於融會貫通。

高醫師講了養生四法：「童心、龜息、猴行、蟻性」，這其中龜息和猴行似有矛盾，但中華文化早有「靜若處子、動若脫兔」集中於一人的說法，矛盾而統一。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盼(原者是笑)春風

6月18日，我們八男女在會所集合(幸好不是九個人，不然被人話是「狗男女」)，下午一時出發，先步行往金鐘坐地鐵過尖東轉西鐵，與另外三位義工在屯門兆康站匯合，再轉巴士到富泰護理安老院。

這次活動由廖慧嫻負責，當然少不了夫婿黃騰偉，她請來了合唱團的張翠萍和張喜玲，粵劇團有周美雄、趙翠蓮、朱健儀和黃若慧，李兆峰、李少芬和筆者也去幫手湊熱鬧。

張喜玲不會說廣東話，她唱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能牽動了老人家往昔思潮，她們要點唱「路邊的野花不要採」，當然不會難倒合唱團的同學。回程時我們說笑，不知道是不是她們以前怕老公去「滾」，所以經常唱這首歌給老公聽呢，嘻嘻！

趙翠蓮和黃若慧首先開腔唱「幽媾」，黃若慧除了唱，還伴有做手，好多位老人家都向她豎起大拇指，讚不絕口。我在旁為他們拍照錄影，也給老人家拉住，叫請她多唱幾首粵曲。哎呀呀，點解唔係叫我唱嘅？

周美雄和朱健儀也唱得很好，我最欣賞是黃騰偉、廖慧嫻的「長流不息」二重唱，張翠萍也唱了幾首歌，可能獨自表演機會少，偉哥每次都為她伴唱壯膽。李兆峰歌癮發作，咽喉不舒服也要唱，與朱健儀合唱「倆忘煙水裏」，我笑說唱歌能醫百病；大合唱「鳳閣恩仇未了情」後就在歡樂中完結。

筆者前幾年當會員部主任時來過這裡探訪本會資深工作人員區祥叔，想不到今天重訪，已是人面全非，若故人尚在，他一定會為華革會這班義工感到驕傲，一定會向其他院友說，他也為華革會辛勞了半生，現在只有寄望年輕一輩……。祥叔，我的年紀也不少了，也很希望有更年輕的人來接班呢！



中聯辦官員講「形勢」

本會於6月16日召開國慶籌委會前，邀得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宣教處王卉副處長，講述及分析國內外和香港的形勢。

王先生用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來形容。猿聲代表麻煩，行舟代表發展，舟愈大愈快，猿聲必愈響，但有信心可過萬重山。

筆者認為，舵手固然不必受猿聲影響而弄至左搖右擺，有覆舟之虞。但作為國家，是必須一面發展，一面設法紓緩民怨的，包括解決住屋醫療困難，民工及拆遷矛盾，嚴懲有害食品等等(連台灣也有重挫男性的塑化劑，不知那位愛裸露「自暴其短」的艾未未先生，會否索償?)。

王先生談到百多年前，李鴻章說「中華民族正處於三千年未見之大變局」，如今亦然。不同的是，當年走向「亡國亡族」，如今走向「重新崛起」。

王先生舉了幾個「高速發展」的例子。其一，九十年代他讀大學時，全國在校(一年級至四年級)大學生只有四百萬，但去年一年級新生已達七百多萬。其二，八年前(2003)全國生產總值只有十萬億人民幣，去年已達四十萬億。其三，前年新增汽車是九百多萬輛，去年則達一千八百萬輛。

王先生引述了孔子的說法，國家有三大支柱「足兵、足食、民信之」，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之」。王先生指出，在回歸前後，不少港人對內地有抗拒感，一切尋求「向西看」，但如今已愈來愈多「向北看」，信心轉移了。

筆者翻看近代史，對滿清失信心，便推翻之。對國民黨失信心，便推翻之。「文革」後仍相信共產黨有「自我改革」的能力，便未推翻之。

若如今問國人對北京執政團隊是否有信心？問港人對港府執政團隊是否有信心？答案可能都很含糊，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不妨換個角度來問，問國人，換上民運分子吾爾開希、王丹、柴玲等來執政，如何？答案恐怕是「亡國不遠」。問港人，換上泛民政客李卓人、梁國雄、梁家傑等來執政，如何？答案恐怕是「香港玩完」。

「民信之」有時會深藏心底，需要「時窮節乃見」。

